

书法

高惠敏◎著

这点事儿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书法这点事儿

高惠敏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法这点事儿 / 高惠敏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 - 7 - 218 - 08950 - 8

I. ①书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文集 IV. ①J292.1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3290 号

Shu fa zhe dian shi er

书法这点事儿

高惠敏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倪腊松 古海阳

装帧设计: 邓晓童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218 - 08950 - 8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7 插页: 1 字数: 252 千

版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(020)83791487 83790604 邮购:(020)83781421

自序



本书所收，是笔者近年来关于书法、篆刻的部分议论，钢笔毛笔、讲解批评、纸面网上，杂七杂八一锅煮。发言的动因，多源自书法诸相及学生提问。我口写我心，卑之无高论，话未免尖锐另类、不留余地——个性如此，且由他去；但从另一面想，年轻人、爱好者，多见点众生相、听些过头话，知道书法也可以这样想、这样做，应该也不算坏事——辨别是非邪正，大家有足够的力量，不用谁担什么心的。

由于曾在学校教过书法，书中的讨论自然多涉教学、教育。教人写字，我自己力求，用最简明的话语和图例，直观形象好把握，帮人解决点问题。这不仅有可能，甚至是必须——至于做得如何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在书法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上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，我以为“守老窝、吃老本、走老路”的病症尤其严重，亟待诊治。如能现代些、放开些、逻辑些，至少应具备一些这样的基本认识：一、古代的观念解决不了现代的问题；二、书法教学应该集中于实际技能的培养和提高，至于做人、境界、书史、书家、名作和品赏等等，那是别的场合或课程中研究的内容和问题；三、有担当的书家，应该在解决学生书写滑坡问题上有所表现。“选秀”不是当务之急无关宏旨，能大面积“救灾”，才不是只为自己，才是仁心善举，才是大贡献、真本事。

把极不成熟的意见和盘托出，无论正面反面，“挑眼”或“批判”都要属大宗。字里行间，无论自省还是劝人，对古代和现今的



书法和书法圈，我始终保持着“别上当”的警惕：对古人，不迷信他自唱自和就是度人金针、私家经验就是普遍规律、帝王号令就是审美准绳、高头讲章就是制胜法宝；看当今，莫以为名头地位就与水平相当、炎炎大话就是真实体验、一时风靡就是时代强音、高深玄奥就能解决实际问题。事实证明，很多人在下功夫的同时，靠独立的分析、现代的理念、人生的历练与常识，是可以认清书法并且把字写好的。

我一向主张，书法和音乐、美术一样，所谓“专业”，不是单指功夫，关键还要能认识清楚本行当的“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”的“本体规律”。有人评价我这见解，是“圈外都支持，圈内全反对”，我不以为忤，但不知该站哪边好——但从中，至少我看到“规律”二字，连书法专家对此都莫衷一是，当然就怪不得社会对此难聚热度……这种尴尬，有人借此正好浑水摸鱼，有人则担忧那么多的书法家怎么就教不会学生写字。

这次广东人民出版社以《书法这点事儿》为题，邀编这个“不成体统”的集子，我除了感谢，还真钦佩他们如此知人懂我。也许他们已注意到：挥毫留墨，我一向只以小名“阿敏”签署，正表明了我对“这点事儿”一贯的态度。

其实，书法如此，其他事也如是，即便是壮举伟业，也不必抬到吓人的高度。我佩服那些举重若轻，以“游戏”心态轻松处之的人。固然，家国事功，是“成也游戏，败也游戏”，归因自当见仁见智，但反过来也证明，人生处世，态度这因素，真是既关键又有趣呢。

高惠敏（阿敏）

2012年2月7日于北京

目 录

✧ 讽己 / 1

书法这点事儿 / 3

从硬笔书法说到教人写字 / 11

书法谬说十题 / 17

我的一节书法课 / 19

我看刻印，不过如此 / 30

✧ 论人 / 37

俺们不敢学启功 / 39

王遐举回忆拾零 / 50

楷书卢中南 / 54

张宏元的实话给我们的启示 / 59

✧ 答问 / 63

“创作”离我们有多远？ / 65

学生为什么写不好字？ / 78

小学生写字，入手就模仿黑体字行吗？ / 87

钢笔字帖“市场转型”乱弹 / 93

“碑”、“帖”为什么难以正名？ / 101

字写得好，真就那么值得炫耀？ / 112





✧ 聊天 / 125

书法不是天大的事 / 127

写字好不是读书读出来的 / 131

话说书法评比 / 136

字的价值真的要看人的名气 / 144

✧ 涉理 / 149

书写和艺术是两码事 / 151

由《汉字艺术》想到书法“审美基因” / 157

凡事都是自己学会的 / 176

擅长感受“书法美”，就有资格谈美学、论艺术？ / 182

该问责教师，还是问责书法？ / 191

✧ 悟道 / 205

怎样教得你会？ / 207

感知我们的进步 / 225

书法课也要做习题 / 231

行的对齐 / 240

注重细节，读懂匠心 / 246

行书新说 / 252

图重于理，后胜于前 / 259

張

己

书法这点事儿

—

书写正确规范，于己方便，对人礼貌；如果还能漂亮有精神，写的人满足、过瘾，看的人也会欣赏、羡慕，加佩服；若再加深，笔墨还可以传达功夫、传承、情感、力量、创意、个性和更多的意思——这“一塌刮子”，都被“书法”二字“一网打尽”——这个奇怪的现象，使书法逐渐衍成专学，汇成宝库，形成传统，变成艺术。

古人拿毛笔写字，如同吃饭读书睡觉，本是识字人每天必做之事，其过程习以为常简单自然无须操心，所以苏东坡称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”，实在是书法的真谛和核心——现代人学古书法，最需记住也该是这个。只可惜，如今大家把书法抬得太大太高太玄奥，一提笔就被煌煌法书、泱泱宏论吓住，反倒把“无意”这根本放一边了。对此，我常发议论，总强调“书写原生态”特别重要，不要被假象和空谈把书法这点事儿害了误了。

一个普通的日常行为，但凡被写进文章、做成学问，往往就变成宏大叙事还要精深广博。譬如干杯和说话这一仰脖一脱口的事，放到堂皇的“酒文化”和“语言学”中，自然也会重峦叠翠、错彩镂金。写字纳入“书法”，自然也要“再塑金身”——理论须诸学兼收、万象皆容，联想要外接天地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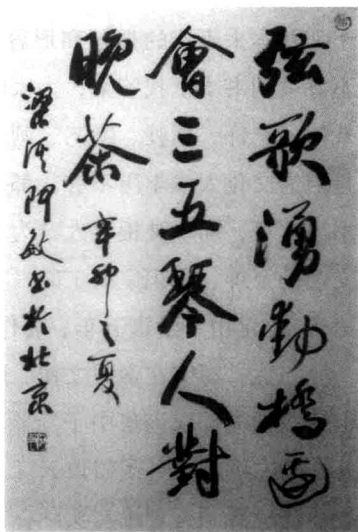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随便写两句诗，
就算一幅书法



图2 东汉刑徒砖拓片，随手的刻痕，也是书法的一种

内审造化，态度也自会“心游万仞、气吞八荒”……于是，各种讲书法的文和理，争奇斗艳应运而生，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浩如烟海；从高头讲章到闪亮警句，各逞其能各倡其道，这一切还被说成是书法的基础，于是滔滔学问和猎猎名言把想学书法的人搞得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莫衷一是无所适从。

那么，提笔写字，果真如此深奥复杂吗？未必。须知：理论与实践，系统各异；学问和行为，立足点不同。

其实，写字就是写字，不过是画个符号记录思想语言，其行为本身，一定是轻松随手而且“下意识”的，假如学写字的人扔了常识把“学问”当了真，以为每写一笔都要想着“点如高山坠石，横如千里阵云”，那可真的麻烦了——不但认识与实践相悖，动作与理论满拧，捎带着，还糟践了那些本来不错的理解和形容，一定。可惜，上当的人实在太多——字写不好就到书本里找答案，大家的口头禅是“缺少文化底蕴”。试问：绘画、戏曲、烹饪、驾驶、陶艺、刺绣等等，技艺也分三六九等，难道做不好都是因为文化太浅学历不够，都要到“国学”的无底洞中去皓首穷经？就说书法本身，那些被很多人奉为“最高典范”的魏晋墓志，书刻者多是粗通文墨的乡绅、不识字的工匠，莫非他们的“随取一家，皆足成体”（康有为语），也是由于学富五车、著作等身？

当然，写字在学习之初、研究之中，是要解析、琢磨、尝试和切磋的，但这些功夫都应该集中于经验本体、行为本身，而不是较劲于那些隔了好几层的左图右史、子曰诗云。

还应看到，理论与实际，操作的角度常常路数不同。比如要写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，学者必会穷深极览广征博引，从诸子百家老庄孔孟，到陆（九渊）王（守仁）、朱熹、二程，还有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等——在这

些“思想巨擘”的经典著作中，去找根据、观变异、看传承——这是天经地义的正路子、真学问。但另一面，无论此中的思想和脉络如何精准公允，但同时代老百姓究竟怎么想怎么论，与思想家的说法是相悖还是接近？对不起，学术理论只管“从书本到书本”，思想史并不承担社会世俗的“写真”或“还原”责任。

这个悖论，以咱的亲身经历也很容易证明：这几十年，在视听、报刊、书本中，专家权威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主流理论发表过无数的议论，以后写这阶段的“思想史”，当然也会根据其中的经典梳理归并。然而，主流经典中的这些“思想”，与当时社会公众的实际认识是否合拍呢？包括咱自己说的写的，是否都是自己想法的真实反映？……假如有人说“天知道”或“正相反”，你将作何回应？是颌首、摇头还是不置可否？——呵呵，原来这“思想史”，对整个社会和时代来说，也只是“一面之词”，它只代表宏大体系中的一方面、一部分。

由此回到写字：书法宝库中那么多的炎炎大话，大概也未必都是古人书写的实况真影，对你遇到的具体问题，更难说有多少切实的针对性。想通了这个道理，再来看书法上那些说的、做的，你的态度就会比较客观公正、从容淡定。很多时候，常识比经典更起作用。

比如“执笔用笔”：颜字要这样、柳字要那样——书上说得头头是道，叫你不听。不过倘问：说的人是见过颜柳写字的照片还是录影？——既然他也是估摸意会或从老师那里批发传承，那凭什么咱自己琢磨的就一定不对不行？能写像就是好的，干吗要在执笔用笔上纠缠谁更“正宗”？说实话，碑刻上的字迹经过勾摹刀凿，本来“原汁”就所剩不多，还要借它来邯郸学步，不搞点比附想象郢书燕说怎么能行？所以不妨：能得大模样，便可凑合用——因为，八面四方学颜柳，面目皆同，但笔法一定各由其性、各念各经。

又如，谁都知道书法“一经描画，神采顿失”，但超一流的冯摹《兰亭序》，笔笔勾描填补，偏偏最是后代崇奉的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、超级“神品”！此帖水平虽高，但若不是唐太宗独挺王逸少，哪来这般至高无上万世追捧？皇上的眼光就一定高、说法就一定对么？呵呵……就算天下都认同，





你是不是真喜欢，还要另说。实在是，“性之所近”，全在基因，实不必勉强屈从、人云亦云。

再如，其他行当，业余大抵比不上专业——唯有书法偏不。只需看，历来书法名家，从王羲之到颜真卿，之后如苏东坡、祝枝山、何子贞、于右任，几无例外，书法都是他们“正差”以外捎带的营生；当今书法家协会的正副主席或顾问、常务，之前当任的职务，也都是“非书法部门”。由业余爱好到专家权威，转身只需“一不留神”，未见他们花多少时日费多大劲。再看眼下全国有那么多的书法硕士博士，虽然绝对“专业”，但偏偏他们的老师德高望重，其成就名望却都是“业余”之功，未曾听说过有谁“科班出身”。而专业学生要赶上业余前辈，还真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——莫非，书法这点事儿，妙手偶得真还只能业余弄弄？倘要一辈子全力投入，反倒会沦为“书匠”也说不定？

还有，我们看古今多少名家的“临摹”，明明是只按碑帖文字用自己的书体重抄一遍，全然不顾原帖的笔法、结构甚至写法、形态，但自己只说是“意临”，吹捧者竟也看得出“神似”，夸得天花乱坠煞有介事……

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启功先生。不错，启先生的“临摹”，看上去也有些“自说自话”，不过，他从不标榜“神似”、“意临”或另有深意。与一些现代名家故意搅浑水相比（例如，总能在当代书法中分析出多少“古意”，讲一种书体必先为作者祖宗八代铺排谱系等等），启功讲写字，更喜欢饭是饭菜是菜，分分清爽，讨厌显摆“满汉全席”。谁都不会怀疑启功的学问渊博扎实，但说到“写字诀窍”，他只写过仅22段短语的《启功论书札记》。在这本小册子里，启先生直言写字和学问是两回事，因为“有钱可买帖，有暇可看帖，有纸笔可临帖。欲撰文时，再看论书著作，文稿中始不忧贫乏耳”。他还说，“有人任笔为书，自谓不求形似……见者如仍不认，则曰你不懂。千翻百刻之黄庭经，最开诈人之路”。又称，书家挥毫，常会因手眼“不能及”而“设法了事”，所谓“名家之书”，不过是“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的产物”。

很多最基本的常识，被历来的书法圈搞得“混沌苍茫”“难得糊涂”，因此启功的直捣黄龙，就尤显难能可贵只眼独具。不装不显不夸大，我最

佩服启功的实话实说、金针度人，也更因自己的理念与老先生多有契合而暗自庆幸。只可惜，遍顾上下左右，启功的睿智、洞见和坦诚，当今几乎独一份——众人一说书法，都喜欢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”，仿佛不如此便不能彰显书法的广博和自家的高深。

二

书法除了上述“这点事儿”，还有“以外”的“那点儿事儿”需要强调确认——真正上层次的挥毫与欣赏，其实高低雅俗往往更要由“以外”的那些因素来决定。

古人说书法是“心画”，现代该怎么说——“心境的外化”？……也就是说，笔画的轨迹，实际还能“刻画”出书者的“心”和“境”——完全固化的笔墨，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操持它的那个“活人”。假如写的人、看的人都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水平，就能够隔世、异处、巨细无遗地实现“场景的亲历”和“心灵的沟通”。当然，真要能以这般神奇的境界实现书法的“神交”，永远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。

之所以要把这放在书法“之外”，是因为“人”的品格、性情和心境，本身并不能由“书法”塑成。比如弘一法师的笔墨，无论你模仿得如何惟妙惟肖，但因为不具备他那样的丰富经历、超常才情和心寂如水，终难理解和得到他那超脱的“书法精神”。

窃以为，把“书法”定位于“关于汉字审美和笔墨技巧的功课”，比较能反映授业和求学者的实际需求；在边界清晰的概念

念佛
老實

歲次丙申夏月
李叔同書於
杭州西湖

图3 李叔同书法

中来探讨“笔墨水平如何提高”，会因目标明确而集中专注、切实管用。大而无当的“书法”概念，内涵和外延都充满不确定性，比如一谈“学书”必涉“做人”，最容易误导学书人膝痒搔背、缘木求鱼。“学书”与“做人”虽然不无关联，但毕竟那是两个层面上的两件事情——在很大程度上，人的品格和境界，甚至不能奢望靠后天外力强行改变。比如某人生性胆小或吝啬，无论他后天如何修炼和主动抗衡，但骨子里的“基因根性”却不可能因此消失殆尽——即使他的作为已发生了表面的改观，但在他的“笔下”，基因的信息特征仍会无处不在地流露充分——要说书法的魅力，有时恰恰正在此处。固然，“什么人写什么字”是合理的逻辑推断，但“什么字造什么人”就“逆命题”，就显然不能成立。写字能够“修身养性”，应该解读为借此可以暂得“行为的放松、心绪的自由”，但要以此来扭转性格、改变人生观，就是无知的梦呓、过分的奢求。

因此，我主张事情不能“一锅煮”，书法也是分开来说比较有利。这里的“分开来说”，包括三个意思：

第一，书法有数不清的定义，范畴宽窄天差地别。其中，以注重笔法、结构、章法和风格的课题，离“写好字”的具体目标最直接最靠近——多学多练就能多知多会，不断努力也容易看到进步、得到承认。最宽泛的书法概念，于历史、自然、社会、人文、作品、故事等等无所不包，如有兴趣，可在掌握笔墨操作后逐步接触和深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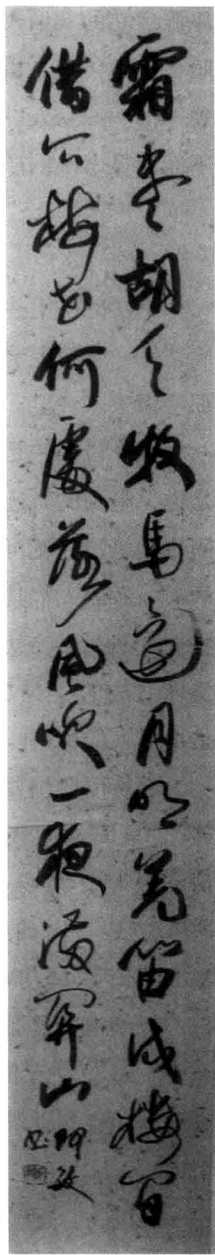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阿敏喜欢将一首七绝写成两行

第二，只有笔墨实践才能提高书法技能。实践虽需理论指导，但须知二者确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情，具体操作，更是各有各的特点和路径。在其他艺术门类，从事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常是两类不同的人，只有书法奇怪：只要是权威，字与理、做和说全都“集于一身”。这样的现象造就了不堪的后果：一方面，每个书家都要既擅创作又专理论；另一方面，无数玄奥的“个性理论”，其本身抵触矛盾，与别人还互不相容，同时还严重、普遍地干扰了人们对实践的重视和关注。

第三，“学书”和“做人”也是两回事，所谓“书品促人品”或“人品带书品”，都不是逻辑的因果。“教化”的书法，倡导人品与书品的统一，只是个“美好的理想”——实际上，笔精墨妙未必正人君子，德高望重也未必铁画银钩。书家希望在“书”与“人”两方面都有提高无可厚非——但必须明白，二者各有不同的内容、渠道和侧重；混为一谈或指望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不是糊涂就是忽悠。

三

虽说只是“书法这点事儿”，但要说清楚还真挺费劲。其中的关键，就是“书法”这概念，既抓不住，也搞不定。

汉语中的概念，尤其在古代，范畴随涨随缩，内涵和外延都飘忽不定——没办法，强大的文化传统习惯，偏偏缺少逻辑的支撑。很多事嘴仗打了几千年，仍然莫衷一是无法定论，同一个名称，你头脑里是“属概念”，我所指却是“种概念”。甚至就连“属”和“种”，谁大谁小谁上谁下还不能一概而论——在“一般认识”和“特定指称”中，“上位”和“下位”还会颠覆，所以在书法辞典中，“属”和“种”谁包含谁，还须根据情况分头说明。

说到“书法”，当然也不能幸免。

且看，在“学习书法”和“欣赏书法”这两句话中，同为宾语的“书法”，其含义和属性已经南橘北枳，根本不同：前者，“书法”显然是指“书写的方法”，是关于汉字、结构、用笔、章法等等的的相关知识（这还是“狭义”的）；而后者，“书法”就变成了一个“物件儿”——能供“欣



赏”的，当然是“一幅字”、“半截碑”或“法书种种”。

问题是，这种“一词多义，原地转身”的现象，在汉语中极为普遍，书法家对此都相当适应，随时“掉头”可以不约而同。还须指出，同样是“一幅字”，怎样就“是”书法、怎样就“不是”，这又是个问题——笔墨太烂，人们就会说那只是“笔迹”而不是“书法”。请注意：此时的“书法”，定义又悄悄发生变化，它已超越了“知识”和“物件”的无形有形，其指称转而变成界定“合格与否”的一个标准。至于这个标准该是怎样的概念，又因“人人心里有杆秤”，而变得重心游移、尺寸宽松……你看，上述文字拐了几个弯，“书法”的概念就跟着变了几回形！而且事情还没完，等我们回头再看“学习书法”这句话，又会发现“书法”在这里也未必不包括“一幅字”或“法书种种”，因为，“学习”的对象，也不排除“优美的的形象”——当然，这句末的“书法”概念，一定又顺溜地变回“物件”的原形……



图5 几个字在一起，也要叫它有点变化

由于“书法”这个概念随时处于或宽或窄欲深欲浅的游移状态，要定位它只能各依所悟、见仁见智，还要根据“现场气氛”。

唉，那就改一句李商隐的诗吧：概念呀概念！只因你“身皆彩凤双飞翼”，所以凡事都要靠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哟！

鉴于以上“概念难定义”的习惯和原因，笔者文中书中凡说到“书法”，肯定也会“跳进跳出”“同词异义”。乞盼读者能够宽容，因为无论谁来谈书法，也难逃“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”的混沌宿命，一定。